

## 好好说话

□谢文龙

周末早上,妻子在厨房做早餐,我就在阳台晾衣服。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感受着吹到身上的微风,我轻轻地哼起歌儿来。

就在我弯腰从洗衣机里往外取衣服时,突然听到背后传来甩衣服的声音,吓了一跳。我急促地转过身去看,原来是妻子无声无息地走到了阳台上,她正拽着裙子衣袖往两边甩。

她不应该在厨房吗,怎么跑到阳台来了?于是,我开口便道:“你以后要是来检查工作,还是提前通知一声啊,刚才把我给吓坏了!你看看,我做的工作还满意不?”

看我一副调侃的样子,妻子笑着说:“你是一家之主,哪敢检查你的工作啊。前天你晾衣服时没有甩衣袖和下摆,昨天我穿上身,袖子上有很多皱褶,好看。”

原来就这事!我毫不在意地说:“哎呀,你说一声就行,哪能让你兴师动众地亲临一线啊!”见我满不在乎,妻子严肃起来说道:“前面跟你说过一回,你没当回事,今天还是这样。你做事向来不细致,只是把衣服晾上去就完事了,可是我穿着皱褶的衣服出门,人家看到以为我有多邋遢呢?”

我连忙正色道:“夫人请放心,我后面再晾衣服,一定遵照你的要求,让你每天衣着光鲜地出门!”

听我这一说,妻子大声地笑了起来,我心里也是甜丝丝的。

我性格倔强,脾气暴躁,每次妻子安排什么事情或是想跟我谈谈心,我要不随口应付,要不就暴跳如雷地拒绝。妻子性格温柔、脾气好,每到这时候,她都会笑而不语。正是因为她的忍让、包容,才没发生过激烈的“战争”。

年前的一天,我又态度强硬地对妻子说话,她等我怒火发泄完,平静地跟我说:“老公,我为什么一直忍让,不是我怕你,是我不想让这个家每天都充满火药味。你一直是这种态度,也会影响到孩子的性格和成长,希望你以后好好说话!”

听完妻子的话,我幡然醒悟,想想以前的说话方式确实太不合适,我上前抱了抱妻子,用劲握了握她的手,仿佛将我的忏悔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她。

从那以后,我每次都和风细雨地跟妻子交流,还经常会说一些令她捧腹的话。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夫妻之间、亲人之间更应该牢记这个古训,共同营造温暖如春的家庭氛围。

## 儿时敬月亮

□任崇海

儿时,中秋月圆时,家家都忙着敬月亮。爸爸对敬月亮特别恭敬。他把小方桌搬到院里,请来香炉烛台,摆放在桌子的前边,端上放在盘子里的两块月饼,还有菱角、花生、黄豆荚、莲藕等应季果品,尤其是莲藕,挑选刚从藕田采上来,带有子藕的整支藕,寓意着子子孙孙,幸福美满。这时,妈妈正在锅上做米饼,早在中午就忙着和好面,到了晚上发好了。第一锅米饼出锅了,妈妈连忙端上桌。这时,爸爸点亮烛台上的蜡烛,点燃三炷香插在香炉里,放起鞭炮,面对月亮连磕三个头,然后把我们叫来,一一向月亮磕头。磕完头,算是敬月亮仪式完成了。可我们弟兄们眼睛盯着盘子里两个月饼,早已馋得流下了口水。可没有爸爸发话,我们谁也不敢动一下月饼。幸好妈妈连忙把第二锅、第三锅里米饼分给我们先吃起来,让馋嘴转移到吃米饼上了。

说实话,吃月饼,过中秋;过中秋,吃月饼,这是我们这一辈人孩提时最有诱惑力的事情。那时候,买得起月饼的人家并不多,即使

买一两块月饼,总要等“敬”过“月亮”后,一块月饼,分成几份,几个孩子一人一小块。香烛烧完后,爸爸把院子里方桌上的月饼等贡品撤回屋子里,把我们叫到他的身边,拿来菜刀和切板,两个月饼被切成八块,我们兄弟姐妹七人,每人一块,还有一块是爸妈两个人的。最后,爸爸还叫大哥把刀板上掉的月饼屑子用舌头舔掉。虽然那是一小块月饼,虽然那时物资匮乏生活艰辛,但一家人过得十分和谐温馨。此情此景,令人难忘。

时间如水,转眼间又到中秋月圆时,举杯望明月,天涯共此时,当年带我们敬月亮的爸妈,早已奔赴了天国,我们只能在梦中与二老一同“赏月”了。儿时一同敬月亮磕头的兄弟姐妹,都已是爷爷、奶奶辈了,各自儿女也早已成家立业,有的到了外地工作。就拿我来说,两个女儿家虽都同在本地工作,但她们的儿子,一个在苏南工作,一个在外地读书。我们常常在线上团聚,一起赏月共享亲情,称得上是一种时尚之举,同样享受中秋佳节团聚的欢乐氛围。

## 父亲的糖醋排骨

□毕天霞

父亲的同事朱老师是无锡人,有一年放寒假,朱老师回家过年,父亲托他买无锡的糖醋排骨。

开学了,朱老师果真带给父亲一包糖醋排骨,浅黄色的油纸包成四方,捻得细细的草绳线打着十字扎起。

中午,父亲笑眯眯地拎着那方纸包回来了。我一眼瞄见父亲手里的纸包,兴奋地冲向厨房拿来盘子,父亲慢慢打开纸包,一股肉香扑鼻而来。

我趴在桌边,目不斜视地看着父亲按照每人两块的分量,将一块块凝结着酱黑色、半透明汤汁的排骨,缓缓地倒进盘子,又将剩余的重新包好,递给母亲说:“这个,过两天再做午饭菜。”

我跟随母亲去了厨房,看着她将排骨隔水蒸上,等到锅沿刚冒热气,我便迫不及待地呼唤母亲,母亲端出盘子,边走边说:“冷热正好,应是最好吃的。”我跟在母亲身后,只觉得迎风送来的又浓又重的肉香,在母亲走过的空气里弥散开来。

开饭了,我用五指抓捏着骨头,一边啃着一边翻转,生怕漏食了某个骨缝的肉丝,啃完所有的肉后,我很想舔舐粘在每一根手指上的汤汁……从那以后,父亲便摸索着做糖醋排骨。每隔几月,就做一次,让我们“打牙祭”。

我越来越觉得父亲做的糖醋排骨,与无锡糖醋排骨色香味俱已无异:裹着排骨的汤汁酸中带甜,甜而不蜜、酸而不涩、咸而不齁,骨上的肉香而嫩。吃完,肉香久留舌间。

高中毕业,我离乡读书,在校最好的菜是粉丝、白菜或茨菰烧肉。有一天中午我刚拿起筷子,宿舍同学急匆匆找我,说我的父亲来了。我立即端起饭菜钵,向宿舍跑去。

我喜出望外地看着坐在床边的父亲,赶忙把宿舍里的学桌挪到床前,放上饭菜钵,将筷子递给父亲,父亲放下筷子,有点神秘地打开他那黑色的小提包,变戏法一样拿出一只大瓷缸,揭开盖子,一股糖醋排骨的香味冲了出来……

多少年过去了,在我为人母的数年里,我越来越体会到,有时父母对儿女爱的表达很简单,就是一顿好饭,一个好菜,一个儿女喜欢的食物。

## 看新闻的母亲

□韩冰

看了一辈子新闻的母亲  
跟潮流追剧的母亲  
一辈子对人做事包容的母亲  
把“中国强了”挂在嘴边的母亲  
此刻正在打瞌睡

她一辈子做事不做主  
只管认真地做  
她一辈子不发“火”  
有“火”也不发

不解释 不申辩  
不发“火”到没有“火”  
我不喜欢她逆来顺受的样子  
朝她发过“无名之火”  
不知道多少次  
我知道她有十足的理由

向我们发一次像样的“火”  
她总是教导我们说  
人一辈子要学一个字“忍”  
“忍”能自安  
即便在烈焰面前也总是  
用温和的诉说讲明事理

今天为她补袜子伤眼睛的事  
冲她“吼”了几声  
缝补了一辈子的针线  
她委屈得不言不语  
像做错了事的孩子

九十岁还坚持收看新闻的她  
瞌睡中满头白发的她  
如同一尊安宁的雕像  
令我景仰钦佩

